

文史知识丛书

经书浅谈

文史知识编辑部编



文史知识丛书

经 书 浅 谈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

中华书局 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文史知识丛书

经书浅谈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4 1/4印张·2插页·86千字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46,000册

统一书号: 7018·32 定价: 0.14元

《文史知识丛书》缘起

《文史知识》创刊以来，我们从读者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舞，也从读者那里受到了教育和启发。我们的祖国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有灿烂的文化 and 丰富的典籍，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，建立过光辉的业绩，也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。现在，我们伟大祖国，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，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，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，增强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。

“九层之台起于累土”。《文史知识》是以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刊物，尽管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，但是我们愿意和广大读者作者一道，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聊尽绵薄之力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切实有用的历史文化知识。如果读者在工作和学习中，从我们的刊物里得到一点益处和方便，那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。

《文史知识》创刊伊始，我们就曾设想，有些栏目的文章，积累到一定的时候，就会形成比较系统的专门知识。如今，随着刊物的发展，有些专栏已初具规模。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：

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编辑《文史知识丛书》。它的作法是：选择《文史知识》中读者欢迎的栏目，把其中已经发表的文章加以必要的修改，对缺少的题目作些补充和调整，然后分门别类地、有系统地编在一起，陆续为读者提供一批较为系统的文史知识读物。

《文史知识丛书》仅仅是繁茂书林中的一颗幼苗，当它破土而出的时候，是免不了脆弱的，但是，我们相信，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扶植培育下，它会渐渐地茁壮起来。诚挚地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，不断给我们以帮助指导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导言 | 杨伯峻 (1) |
| 《周易》 | 杨伯峻 (7) |
| 《尚书》 | 刘起钊 (20) |
| 《诗经》 | 阴法鲁 (29) |
| 《周礼》 | 金景芳 (42) |
| 《仪礼》 | 王文锦 (51) |
| 《礼记》 | 王文锦 (61) |
| 《春秋》 | 杨伯峻 (70) |
| 《左传》 | 杨伯峻 (77) |
| 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 | 杨伯峻 (86) |
| 《论语》 | 杨伯峻 (98) |
| 《孝经》 | 杨伯峻 (105) |
| 《尔雅》 | 陆宗达 王 宁 (111) |
| 《孟子》 | 杨伯峻 (124) |

导 言

杨 伯 峻

一、一点说明

这里谈的“经书”，其实就是“十三经”，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，到今天还习以为常，不是有《十三经白文》、《十三经索引》、《十三经注疏》等等可以为证吗？这是“儒家”的经典。拆开西洋镜，也不过那么回事。

经书浅谈，只限于浅谈各种“经书”的主要内容，著作年代，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；若要研究它，如何着手，如何深入。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，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。

二、“经”名考

为什么叫“经”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，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。“经”作书名，最早见于《国语·吴语》的“挟经秉桴”。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。韦昭注说：“经，兵书也。”而清末俞樾却认为“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”。依俞樾说，“挟经”是掖着剑把手，“秉桴”是拿着鼓槌。但剑不插在剑鞘里，偏要挟在腋下，不但古代无此说法，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。俞樾的说法有破绽。总之，面临交战，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，自未免

可笑，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。因之，《吴语》的“经”，我们不看做“兵书”。《墨子》有《经》上、下篇，也有《经说》上、下篇。《经》的文字简单，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《墨经》，可见“墨经”之说起于战国。《经说》便加以说明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引有《道经》，不知《道经》是什么时代的书。《韩非子》的《内储说》上、下，和《外储说》左上、左下，右上、右下（共四篇）也有“经”和“说”，可能是仿效“墨经”的。可见，“经”是提纲，“说”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。《礼记》有《经解篇》，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。至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黄帝内经》一类医书，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，便不讨论了。

由上所述，“经”名之起，不在“儒家”。“经”的意义，也未必是用它“经常”的意义，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“今文派”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“经”，他们不懂，“经”未必是孔子所著；而且“经”名之起，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，大概起于“墨经”，不起于孔子。后代把“经书”这一“经”字神秘化，甚至宗教化，因之凡佛所说叫做“佛经”，伊斯兰教有《可兰经》。道教称《老子》为《道德经》，《庄子》为《南华真经》，《列子》为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孔子读《易》韦编三绝。《抱朴子·外篇·勸学第三》也有这一说法。在考古发掘中，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，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、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。“经”本是丝织之名，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“经”名，前人多主此说，但也难以肯定，因为用丝、麻织物把竹简、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“经书”。

把“儒家”书籍说成“经”的，开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：

“孔子谓老聃曰：‘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’”。似乎“六经”之名，是孔子自己所说。如果这说可信，甚至“六经”之名，孔子以前早已有之，他才能说我研究这“六经”。可惜的是《庄子》这部书，自己也说“寓言十九”^①，不尽可信。但总可以证明，在战国时，儒家已有“六经”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更进一步说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这几句话意思是：“《诗》表达思想感情，《书》记述历史，《礼》讲的是应对进退、周旋揖让，《乐》讲的是声音和谐，《易》讲的阴阳，《春秋》讲的是君臣上下。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，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。”这样一说，“六经”不但是儒家所专有，而且它是以后“百家争鸣”的学术源泉。汉代尊经，据郑玄说，“六经”的竹简长二尺四寸^②。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、木简的《仪礼》看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

三、《十三经》的完成经过

如上所说，儒家经书，最初只有“六经”，也叫“六艺”^③。到后来，《乐》亡佚了，只剩下“五经”。《乐经》可能只是曲调曲谱，或者依附“礼”，由古人“礼乐”连言推想而知之；或者依附“诗”，因为古人唱诗，一定有音乐配合。我还猜想，无论“礼乐”的“乐”，或者“诗乐”的“乐”，到了战国，都属于“古乐”一类，已

① 见《寓言篇》。

② 见《仪礼·聘礼》贾公彦《正义》引郑玄《论语序》。

③ 见贾谊《新书·六术篇》。

经不时兴了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载有齐宣王的话，说：“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，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。”春秋末期，诸侯国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，已经不用“诗”来表达情意或使命。战国时期，若引用诗句，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“诗”来作外交手段。那么，依附于“诗”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。而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战国文献，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缛节的“礼”也长时期不用，依附于“礼”的“乐”也可能失掉用场。“乐”的亡佚，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。《乐经》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，所以《汉书·艺文志》没有《乐经》。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，他还能记出《诗经》中四篇乐谱，我却认为，杜夔所记出的《诗》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。

“六经”的次序，据《庄子·天运》和《天下》、《徐无鬼》诸篇、《荀子·儒效篇》、《商君书·农战篇》、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、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玉振篇》以及《礼记·经解篇》、司马迁《史记·儒林传序》，都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（唯《荀子》和《商君书》没谈到《易》）。但到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六艺略》，六经的次序改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。以后许慎的《说文解字序》以至现在的《十三经》都把《易》改在第一。为什么到后汉时把“经书”的次序移动了呢？很可能他们认为“经书”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，应该早的在前，晚的在后。《易》，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，自然是最早的了，列在第一。《书》中有《尧典》，比伏羲晚，列在第二。《诗》有《商颂》，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，列在第三。《礼》和《乐》相传是周公所作，列在第四和第五。至于《春秋》，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，列在第六。

无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也好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也好，统称为“六经”，《乐经》亡失，变为“五经”。《后汉书·赵典传》和《三国志·蜀志·秦宓(mi)传》都有“七经”之名，却未举“七经”是哪几种，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：(1)“六经”加《论语》；(2)东汉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；(3)“五经”加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。这三种说法不同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。唐朝有“九经”之名，但也有不同说法：(1)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；(2)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。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说，唐太和(唐文宗年号，公元827—835年)中，复刻“十二经，立石国学”。这“十二经”是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。到宋代，理学派又把《孟子》地位提高，朱熹取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两篇，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称为《四书》，自己“集注”，由此《孟子》也进入“经”的行列，就成了“十三经”。这便是《十三经》成立的大致过程。

《十三经》长短大不相同。长的如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连“经”带“传”，合计十九万六千多字；其次是《礼记》，有九万九千多字。最短的是《孝经》，仅一千八百字。《孝经》自汉朝以来，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的书。唐朝科举，沿袭隋炀帝的制度，有明经科，专考九种经书。因经书有长有短，便规定《礼记》《左传》为大经，《诗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为中经，《易》《书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为小经。宋朝虽然废除了明经科，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，便以《诗》《礼》《周礼》《左传》为大经。

在《文史知识》上陆续刊载了关于《十三经》的介绍文字，那是以成文先后为次序的。现在辑为一个小册子，便改以《十三经》原来次序为先后。

浅谈“经书”，并不容易。要用通俗的语言，简短的篇幅，介绍某一“经书”的繁复内容和来龙去脉，又要作适当的评价，并大致讲讲今天怎样看待它，怎样研究它。作者首先要对所介绍的书，有相当正确而深入的理解，详细阅读这部书的古今有关著作，胸中有主张，才能构思着笔。我们几人，分工合作，都自己忖度，水平有限，很难达到广大读者所抱的期望。但迫于《文史知识》负责编辑的催促，于百忙中抽出时间，仓卒成篇，错误和遗漏自然难免。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，以便修改和补充。

《周易》

杨伯峻

第一节 《周易》本是占筮书

古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极其缺乏认识，因之产生不少迷信活动。卜和筮(shì)便是一种迷信。尤其是上层人物，什么举动都得先请教神灵，问问吉凶。卜用乌龟腹甲或者牛胛骨，自清代末期在河南安阳殷墟(商代首都旧址)发现大量卜辞以来，为研究中国殷商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。最近在陕西扶风县、岐山县一带，即西周建国前的周原地区，又发现周代卜甲、卜骨，虽然数量不大，却很有价值。用实物证明了西周在建国前，即武王灭纣以前，早就用龟甲牛骨占卜了。以后又用蓍(shī)草卜卦，叫占筮。《周易》这部书，就是提供占筮者用的。《周易》就是今天的《易经》，又简称《易》。

蓍草就是民间通称的蚰蜒草或者锯齿草，用它的茎作占筮工具。大概用蓍草茎五十根，又抽去一根，得四十九根，分别数它们的数目，把它们分为几份，这叫做“揲”(shè)，然后成卦。要揲好几次，由原先的卦再看它又变成什么卦，最后参考占筮书，来预测吉凶。

传说占筮书有好多种，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这种春秋史书来考察，一般用的是《周易》。也有一些不见今本《周易》的语句，或许用的是《周易》以外的占筮书。至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

(太)卜》所说的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种占卦书，谁也没有见到过，《北堂书钞》一〇一卷引桓谭《新论》说：“《厉山》(即《连山》)藏于兰台，《归藏》藏于太卜。”但刘向、刘歆父子校雠中秘书，班固著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不加著录，桓谭当时仅仅一小官，怎么能看到？还说什么“《连山》八万言，《归藏》四千三百言”^①，我认为难以相信。现存《连山》《归藏》是假货，就不必说它了。

第二节 《周易》内容

《周易》最基本的东西是“阴”“阳”两个符号，“—”是“阳”，“--”是“阴”。由这两个符号，连叠三层，组成八卦；三(乾)、三(坤)、三(坎)、三(震)、三(巽)、三(离)、三(艮)、三(兑)。这八个卦，互相重叠，又组成六十四卦。六十四卦中，每卦六爻(yāo)，从下往上数，第一爻叫“初”爻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爻仍用“二”“三”“四”“五”为名，最上一爻叫“上”爻。那一爻若是阳爻“—”，便叫“九”；阴爻“--”，便叫“六”。初爻叫“初九”或“初六”，最上一爻叫“上九”或“上六”。其余的便是“九二”或“六二”，“九三”或“六三”，“九四”“六四”，“九五”“六五”。每卦有卦辞，每爻有爻辞。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六爻的(本三百八十四爻，再加上《乾·用九》、《坤·用六》二条爻辞)爻辞，是《周易》“经”的部分。又分为上、下两篇，上篇三十卦，下篇三十四卦。

《周易》有“经”，自然有“传”。《易传》有七个部分，十篇，所以叫做“十翼”，意思说这十篇文字是“经”的羽翼。《十翼》七种十篇是：

一、《象(tuàn)传》，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、卦义和《卦辞》的，

^①《太平御览》六〇八卷引。

分上、下两篇。彖即断也，断定一爻之义。

二、《象传》，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、卦义和《爻辞》的，也分上、下两篇。

三、《文言》，只解释《乾》《坤》二卦的卦辞和爻辞。

以上三种，本来是和“经”分离各自单独为篇的，后人因为它和“经”文关系较为密切，便附在各有关“经”文之下。“经”分为上、下，因此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也分为上、下。《文言》，只各附于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《象传》之后，这两卦都在上篇，不能再分为上下了。

四、《系辞》，它是《易经》的通论，内容比较庞杂，篇幅也较长，所以也分为上、下两篇。

五、《说卦》，主要记述乾、坤、震、巽(xùn)、坎、离、艮(gèn)、兑八卦(这八卦也叫“八经卦”，因为是由它组成六十四卦的。六十四卦，经过“经卦”的重叠，又叫“别卦”)所象的事物。《说卦》说：“乾为天，坤为地，震为雷，巽为风，坎为水，离为火，艮为山，兑为泽。”这是原始卦象。《说卦》又加引申，一个卦可以代表多种事物。

六、《序卦》，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。

七、《杂卦》，解说六十四卦的卦义，却不依照六十四卦的顺序，错杂解释，所以叫“杂卦”。

以上四种各自独立为篇，列于“经”文之后。本来“经”自“经”，“传”自“传”，今本《周易》把《彖传》《象传》《文言》各附于相关“经”文之后，而把《系辞》以下四篇列在“经”后。有人说，这是由西汉《易》学者费直干的，初见于唐颜师古《汉书·艺文志·注》；又有人说，开始于东汉末的郑玄，见于《三国志·魏书·高贵乡公传》。因为《三国志》是晋人陈寿所著，在唐以前，

应该相信它。

第三节 《周易》“经”的写作时代

依上节所叙，《周易》先得画卦，然后重卦，才能有《卦辞》和《爻辞》。谁画的卦？谁重的卦？传统说法是伏羲氏、神农氏，这当然不可信。伏羲、神农这类人，只是战国以后传说中的人物。但画卦、重卦必然在作卦辞、爻辞之先，现在没有确凿资料得据以推论是谁所为，只好存而不论。

从《卦辞》、《爻辞》看，《卦辞》《爻辞》作于西周初年。因为它所载的内容，有殷商祖先的故事，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，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。

一、《丰·初九爻辞》说：“虽旬无咎。”意思是“纵是十天，不会有祸害”。这个“旬”字，是从殷商承袭下来的，甲骨卜辞有大量“卜旬”记载，到西周中叶以后便不大有人知道了。

二、《大壮·六五爻辞》“丧羊于易。”《旅·上九爻辞》“丧牛于易”。“易”是地名，在易地丧失了牛羊，这是殷商祖先王亥的故事，从前人们都不清楚，自卜辞大量被发现，经王国维仔细研究，才从若干古书结合卜辞钩稽出来。《爻辞》用了这个故事，可见它写作时代的早。

三、《既济·九三爻辞》：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”《未济·九四爻辞》：“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”这二处都讲到高宗伐鬼方，是殷商的历史。

四、《泰·六五爻辞》和《归妹·六五爻辞》都说“帝乙归妹”。帝乙是商纣的父亲，“归妹”意思是“嫁女”，帝乙把少女嫁给文王，可以和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互相印证和补充。

五、《晋·爻辞》：“康侯用锡马蕃庶。”这是说武王之弟康

叔被封于卫，饲养周王朝所赏赐的马，日益繁衍。

六、《升·六四爻辞》：“王用亨(享)于岐山。”《随·上六爻辞》：“王用亨于西山。”这两个“王”字，都是指周文王。周文王在生前已称为文王，王国维有考证，更得到周原卜辞的实证。

七、《既济·九五爻辞》：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(yuè)祭，实受其福。”“东邻”指殷商，“西邻”周王国自指。杀牛祭鬼神，可说恭敬了。禴祭仅用饭菜，不杀牲。殷纣虽杀牛以祭，不如周文王的薄祭，鬼神反而使他受福。

另外还有不少故事，因为情况后来失传，现今很难搞明白，暂且不谈。从上面所述，最早有殷商祖先丧牛羊于易的故事，其次有高宗伐鬼方以及帝乙嫁女的史事，又有卜旬的风气，最晚的故事是卫康叔饲养马群，那是周朝已灭纣统一天下了。《卦辞》《爻辞》没有后来盛传尧、舜禅让的事，没有讲商汤、周武王“革命”的话，没有讲封(皇帝登泰山祭祀)禅(祭祀泰山南的梁父山)，没有讲观象制器(见《易·系辞》)，这些都是春秋、战国时盛行的传说，而在《卦辞》《爻辞》中不见半点影子，足以说明《卦辞》《爻辞》写作较早。《系辞》下说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耶？当文王与纣之时耶？”怀疑《卦辞》《爻辞》作于周文王之世，但从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这一条看，自在文王以后，许多研究《周易》的人大多认为《卦辞》《爻辞》是西周初的作品。

第四节 古人如何用《周易》占筮

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诸书看，古人用《周易》占筮，并不拘泥于所占得的《卦辞》或《爻辞》；就是说，《周易》说“吉”未必吉，说“凶”未必凶。却能结合占筮者的当时情况，以人事来作近乎合理的判断。后代有些“算命”“看相”“卜卦”的敛财者，其中